

KODAK
LICENSED PRODUCT

M

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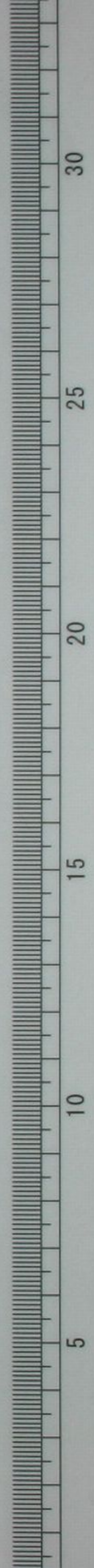
G

KODAK Gray Scale



校正
刻
世說新語補
十一
二

土岐文庫
文庫17
W210
6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一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一

文庫 17
W210
6



010185190558

品藻下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

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陽

秋曰鯤隨王敦下入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入達故隣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為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有勝情遠槩為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世論温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

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温常失色温氏譜亮曰晉大夫卻至

應豈忘不及

封於温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為郡著姓

○補支道林目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簡文初封會稽王

○補或問江左諸人優劣顏光祿曰周伯仁之正鄧

伯道之清下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

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澹處故當不如

爾以懷祖狷隘也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

萬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諧善屬文辭為當世所重

劉云語温然有思

北帖世說補卷之十一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
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綽博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詢俱與負俗之談詢卒不降志而綽嬰綸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謂條暢也

○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若義之而言勝胡之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鬼

至云道季北中即怡得

世說元本綴作緯

劉云人人同

應登云得上亦足以發意

劉云有真謝真何之意

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已見

世目殷中軍思繹淹通比羊叔子羊祐德高一世才經夷險淵源蒸燭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

下望之云郝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

已一反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按太尉劉寔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不穢尤惜財物王郝志性儻亦同乎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已

王云此方意
云也只如此故
非譽之也
劉云謂更勝耳

劉云儵效北人
又云語其者
王云劉尹大是
桃薄人

祖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輕詆
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謝故邪

郗司空家有儵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

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郗愔別傳曰愔字
方回高平金鄉人

太宰鑿長子也淵靖純素無執無競簡
私暱罕交游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徒王曰此

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

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

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

美中興書曰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
為先故終日頽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劉云如此更高

劉云篤論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僂傷其道理本

真率巧則乖其致道唯虛澹儻
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撫軍問殷浩卿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

耳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

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

祖何如曰溫潤恬和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
者皆舉王劉為宗焉桓

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

慶登云此不背
又不取裁之
王云外於自誇
晉書殷一卿字
何當字里

劉云語煩

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泚泚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劉云澹而無味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桓溫別傳曰：興寧元年，以溫克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加黃鉞，使入朝。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

劉云此語能長八格價

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你

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續晉陽秋曰：桓素輕浩，浩未之憚也。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

獻酬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謝氏譜曰：奉弟

中廷，學義不及孔嚴。中興書曰：嚴字彭祖，會稽

有才子，學歷丹陽尹，尚書，西陽侯，在朝多所居然。

匡正為吳興太守，大得民和，後卒于家。

自勝。言奉任也。天真也。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續

陽秋曰。桓伊字叔夏。譙國鉅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為王濛州刺史。贈右將軍。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

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

奕神令。王劉善其言。虎。衛玠小字。玠別傳曰。承

畧。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江左名士傳曰。劉真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為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

劉云。劉與丞相不相得。故為優。之也。謂皆勝之也。

濛。小字也。都美也。司馬相如傳曰。閑雅甚都。語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

今日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即孔思未

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

處故乃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邊玄小胡兒竝在坐。公問

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晉諸公贊曰。李

弘度。名。非謝公問。弘度者。那如評。

七。古。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事
王云樂令奏著
重名忽有此論
然極是扶植世
教語

鍾武人少以清尚見稱於是李潛然流涕曰趙

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

綬亡伯雅正耻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

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晉諸公贊曰趙王

司馬重以倫將篡辭疾不就敦喻之重不復自

治至於篤甚扶曳受拜數日卒時人惜之贈散

侍騎常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脩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

史未答脩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為不

貴中興書曰羲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為宛陵令述之為宛陵

多脩為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丞相王導使人

喻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

是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

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嘆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邊

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詔音令

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劉惔別傳曰惔有備

所歸王濛畧同而叙

致過之其詞當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

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

劉云節令亦屬
秘持

劉云自佳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因曰安石故相為雄阿萬當裂眼爭邪中興書曰萬器量不及安石雖居藩任安在私門之時名稱居萬上也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

劉云似安其子而黨林公

伊僧恩王禕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字文劭述次子少知名尚尋陽公主仕至中書郎未三十而卒坦之悼念與桓温稱之贈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

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劉云外貌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郝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

劉云便是爭名處

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支遁傳曰遁神悟機發風期所得自然超邁也

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

曹臺論辯恐口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怛

如有生氣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

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遣相

如送璧秦受之無還城意相如請壁示其瑕因

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王欲急臣臣頭

今與璧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

如請秦王擊缶趙以相如曹鯨鯨曹茂之小字

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上曹鯨也曹氏譜曰茂

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詔鎮東將軍李志晉白

司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至尚書郎李志官名

比帖上元補卷之十一

王云道季此言小殊有生氣

上云此註殊不
似孝標定為後
人攙入

王云此言亦非
公論

曰志字溫祖江夏鍾武人李氏譜曰志祖重散
騎常侍父慕純陽令志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
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
而治但恐狐狸猶狗噉盡言人皆如曹李皆賢
淳慤則天下無效民
可結繩致治然才智無聞功迹俱
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謝邊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

貶七賢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威成俗
朗達有德才於時之談以阮為首王戎
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
盛言則非無臧貶此言謬也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
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

事王氏譜曰操之字子重義之第四子敬寒溫
子歷秘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

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放
屈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

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明
帝文

章志曰獻之善隸書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
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
父或訊獻之云義之書勝不莫能判有問義之
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答曰殊不爾也它日見
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答又問論者云
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北史王克甫卷之十一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
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
言。竝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
撮王劉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流之冠也。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嘗
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嵇康高士傳曰。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紛。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北官。五王更請。莫能

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麥
飯葱菜。以觀其意。丹推卻曰。以君侯能供美膳。
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進。輦
丹笑曰。聞綰紉駕入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
去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
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
。竊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滿庭。丹表褐不完。入門
坐。者皆竦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
主。禮畢。後。長揖。徑出。莫得與語。不肯為吏。徑出
後。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
陵。羣萃。司馬相如初為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
從遊。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
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
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臨邛。買
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器市中。為人
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
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

充膳盜跖為甚。顏光祿曰：為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卯為甚，眾莫能屈。

○○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為羊，火不熱，目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蓋辯者之囿也。

王云：故是五石也。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瞻戶前。瞻，王爽，小字也。問古詩中何句為最，瞻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

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

○○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中興書曰：珣字雅遠，有才器，襲爵武岡侯，位至司徒。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

王云亦自尊其父，取王中郎記，可復勝。

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嘆曰：人固不可以無年。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三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此論。

○○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瑾，字仲璋，南陽人。祖遐，父暢，暢娶王羲之女。瑾字，仲璋，南生瑾，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劉答曰：公高太

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樞梨橘柚各有

其美莊子曰。楸梨橘柚。其味相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晉安帝紀曰。仲文有器貌才思。桓玄時仲

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

得及此也。

○補王季琰與兄元琳竝有美稱季琰又出元琳右

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法護。珣小字。僧彌難為

兄僧彌。珣小字。

○補齊太祖奇愛張思光時與款接笑曰此人不可

無一不可有一南史曰。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見者驚異。

○補齊神武言崔陵應作令僕恨其神明太適魏書曰。陵

字長孺。清河東武城人。狀貌偉麗。善於容止。歷覽羣書。兼有詞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令皆陵所為。仕至東

兗州刺史。

○補霍王元軌唐書曰。元軌。唐高祖第十四子也。始

子弟中孰賢。魏徵曰。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問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漢之間平

也。改封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交。或

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答以無長。人問其故。玄

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

○補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西京雜記曰。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

教習水戰。因而于上遊戲。池周迴四里。長安志曰。昆明池在上林苑中。賦詩羣臣

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唐詩

曰。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死。母

鄭方。姪。夢。巨。人。昇。天。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昭。容

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者。豈。爾。邪。輒。啞。然。應。後。內

秉。機。政。符。其。夢。云。自。通。天。來。內。掌。詔。命。中。宗。立

進。昭。容。帝。引。名。儒。賜。宴。賦。詩。婉。兒。常。代。帝。及。后

長。寧。安。樂。二。公。主。衆。篇。並。作。采。麗。益。新。又。差。第

羣。臣。所。賦。賜。金。爵。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大

抵。浮。靡。然。皆。可。觀。昭。容。力。也。革。后。之。敗。斬。關。下

選。一。首。為。新。翻。御。製。曲。紙。落。如。飛。從。臣。各。認。其

名。而。懷。之。唯。沈。宋。二。詩。不。下。唐。詩。紀。事。曰。宋。之

與。沈。佺。期。劉。允。濟。媚。附。易。之。及。敗。貶。瀧。州。參。軍。

逃。歸。景。龍。中。諂。事。太。平。公。主。後。安。樂。公。主。權。威

復。往。諧。結。中。宗。將。用。為。中。書。舍。人。太。平。發。其。賊

遷。越。州。長。史。賦。詩。流。傳。京。師。睿。宗。立。以。檢。校。盈

惡。流。欽。州。賜。死。沈。佺。期。字。雲。卿。相。州。人。除。給。事

中。考。功。郎。受。賊。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長。流。驩。州

稍。遷。台。州。錄。事。參。軍。入。計。召。見。拜。修。文。直。學。士

侍。宴。為。弄。辭。悅。帝。賜。牙。緋。尋。為。太。子。詹。事。唐。書

曰。佺。期。善。屬。文。尤。長。七。言。又。移。時。一。紙。飛。墜。乃

與。宋。之。問。齊。名。時。稱。沈。宋。又。移。時。一。紙。飛。墜。乃

沈。詩。也。昭。容。評。曰。一。詩。工。力。悉。敵。沈。落。句。微。臣

雕。朽。質。羞。覩。豫。章。材。益。辭。氣。已。竭。宋。猶。陡。健。舉

沈詩曰。法駕乘春轉。神池象漢迴。雙星遺舊石。

孤月隱殘灰。戰鶴逢時去。恩魚望幸來。山花緹

騎遶堤柳。幔城開思逸。橫汾唱歌流。宴鎬杯微

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材。宋詩曰。春豫靈池會。滄

波帳殿開。舟凌石鯨度。槎拂斗牛迴。節喚莫全

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劫辨沉灰。鎬飲

也。占。世。說。補。卷。之。十一。一。日。

周文樂汾歌漢武材不
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補宋世嘗曰莊周為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王

莽高似孫子略曰道德五千言辭潔旨謚澹然
六經之外其用則易也莊周則不然浚滌沉
潛若老於玄者而泓岬蕭瑟乃欲超遙於老氏
之表是以其說意空一塵個儻峻拔無一毫蹈
襲必仍之陋極天之荒窮人之偽放肆迤演如
長江長河滾滾灌注泛濫乎天下又如萬籟怒
號澎湃汹涌聲沉影滅不可控搏率以荒恠詭
誕狂肆虛眇不近人情之說警亂而自呼至於
法度森嚴文辭雋健自作瓌新亦一代之奇木
乎戰國多奇士荀卿之學有志斯世者也魯連
之辯獨善其身者也寓言一書非深乎道者未
易造此顧獨以滑稽發之士至於無所用其才
而猶區區於矯拂世俗之弊者不亦恣恣乎方
是時天下大壞蕩不可支攘奪爭凌斬然

其意思有以激之回之矯之夷之肆意無忌以
放乎辭矯世之私曾不一二而亂天下之過特
不可免於中若其言托孔子以自致其過者二
十有九章又言堯禹文王太公之事皆非詩書
所見而竊快其無稽之論狎聖侮道茲亦甚矣
杜淹撰文中子世家曰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
淹六代祖玄則為宋弘儒江左號王先生受其
道者曰王先生業文中子之父銅川府君諱隆
傳先王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開皇四年文中子
生府君筮之遇坤之師曰素王之卦也何為而
來地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眾正可
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
之志名之曰通既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見隋
文帝奏太平十二策不用作東征之歌而歸後
再徵不至謂所親曰我高祖始家於河汾有墳
壠於茲四代矣有敝廬在茅簷土堵撮如也道
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
禮樂脩元經讀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

李五乘子自過

李六此言大謬
見在通後矣

遠而至。咸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大業十三年。有疾。謂門人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寢疾七日而終。門人謚曰文中子。悉次其書。還於王氏。禮論一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一百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共列為八十卷。朱熹論曰。仲淹生平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以著書立言為己任。及其無以自託。乃櫛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近以者。依微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五帝三王之列。今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皇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乘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勉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德

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于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自為周孔。不知兩漢之不足為三王。而獨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

規箴上

○補

嚴子陵。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安車聘之。三反而後與。疾司徒書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腰領絕矣。

得書封奏之。帝笑曰：此狂奴故態。皇甫謐高士傳曰：霸與光素舊，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少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人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尤好鐘律，知音聲。以孝廉為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及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是非。而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邪？將以為賢邪？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賢而理，任不肖而亂，自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蚤納賢，何為卒任不肖？以至亡？於是上曰：亂亡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亂亡之君？房曰：齊桓二世，何不以幽厲為之？而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邪？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自陛下即位，盜賊不禁，刑人滿市。云云。問上曰：今治也，亂也？上曰：然。愈於彼。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今為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帷幄中者，房指謂石顯及充宗、顯等，乃建言宜試房以郡守，遂以房為東郡，顯發其私事，坐棄。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十一

補

高義方造馬季長辭不見義方覆刺為書曰伏

聞高問為日已久冀一見龍光小雅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叙腹心之願不圖辭之以疾昔周公父兄文武

九命作相以尹華夏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

士天下歸德史記曰伯禽就封周公戒之曰我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季長大

媿追請徑去漢雜事曰高彪字義方吳郡人志尚甚高遊太學博覽經史善屬文

○補

魏文為五官將時臨淄侯才名甚盛幾有奪嫡

之議三國志曰陳思王植建安十九年徙封臨淄侯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

為之羽翼幾為太子而植任性不自彫勵文曹

帝御之以術官人左右並為之說故定為嗣曹

公一日諮於賈詡魏略曰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

異之謂有良平之奇太祖領冀州牧以為太中

大夫是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淄侯才名方盛

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

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夜

夜不違子道詡默然不對曹公問不對何也詡

曰屬有所思問何思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

子也於是太子遂定魏志曰紹愛少子尚欲以

辛評郭圖等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紹卒配等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由是譚尚有隙太祖軍至西平譚尚舉兵相攻皆敗走劉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允為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表死眾遂奉琮為嗣琦與琮遂為讐隙至於傾覆

○○補

蜀先主嘗因早儉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蜀志曰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與糜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後拜昭德將軍優游諷議性簡傲

劉云乃是有風

跌宕在死主坐猶箕踞傾倚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擗一榻傾枕臥語無所為屈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入朕所以好之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孫綝廢少主迎休立之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頗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唯此時舍書崩謚景皇帝條列吳事曰休在位丞丞無有遺事唯射雉可幾

孫皓皓別見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

劉云忠臣之言

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

建忠一作建武

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為建忠校尉雖有軍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疆諫以其宗族疆盛不敢加誅也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

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

輅別傳曰輅至洛陽何尚書問易中九事皆明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著思文亦為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頃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鴟鴞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桑椹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過草木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宜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

王云何晏悅而不釋差勝鄧颺無教敗亡

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鉞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主又鼻者良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益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為為衰抑進以為為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曰大壯謙則衰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鄧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踈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要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嗟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為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佳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

良妙。康每蕭然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木，而不用其木，果然在於用木。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燿；用木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木多識寡，難乎免於余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凌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悟，因笑曰：公醉邪？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為太子，咸謂不能親政事。衛瓘

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也。後因會醉，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

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會，令左右齎尚書疑事以示太子。令處央太子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死從之。泓具草奏，令太子書呈帝。大說，以示瓊。於是賈充語妃曰：「衛灌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瓊，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太原人，仕至相國參軍。知名，早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于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

俠，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尚人。武帝時為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日詣數百。」

劉云非夫

家別，賓客與別常填門。猶漢之樓護，漢書遊俠遂死於凡下。故懼之。君卿齊人，學經傳甚得名譽。母死，送葬車二千兩，仕至天水太守。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為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

字。晉陽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代員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王隱晉書曰：「夷甫求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婦欲試之，須問錢，而世以不問為高，不亦惑乎？」

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闕行，呼

婢曰：「舉卻阿堵物。」

劉云但意在錢

王云人性不同

王隱此言非也

如隱言王安豐

豈貪於夷甫耶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補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慢傲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王隱晉書曰：石崇字季倫，石苞子，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為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後為趙王倫所殺。

劉云一酣謔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鄧粲晉紀曰：上時務性素好酒，將渡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已復禮，宜修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

王云此乃真名

劉云終是實

謝鯤為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不得復為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諷切雅正，皆此類也。敦又稱疾不朝，鯤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眾，懷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動侂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為名言。」晉陽秋曰：鯤為豫章太守，王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觀，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三十一

入觀。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官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鯁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

陸玩拜司空。

玩別傳曰。是時王道。稱鑒。庾亮相繼薨。朝野憂懼。以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嘆息謂朋友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為知言。

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祝曰。當

王云即此集自可作司空

今乏木。以爾為柱石之用。莫傾入棟梁。玩笑曰。

戢卿良箴。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竝善。二人亡後。右軍

王云此規大有益交道

為論議。更克孔嚴。誠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

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

甚愧。

○補

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答曰。君妄語。

正欲以為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乃以三

十斤綿與萬。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一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一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二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規箴下

○補

祖士言深好奕棋王處叔

晉書曰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

世寒素父錡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家貧無資依

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

次第可觀者皆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謂之曰禹惜寸陰堯命以為司空繼

承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壁而愛日之寸陰不聞數棋祖云聊用忘

憂耳處叔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

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晉未有書而天

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

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記述使有裁成管應仲遠

作風俗通漢藝文志曰應劭篤學多聞撰崔子

真作政論後漢書曰崔寔字子真少沈靜好典

事數十條名為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

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蔡伯喈作勸學篇後漢書曰邕所著獨斷勸學

於世唐藝文志小學類有蔡邕勸學篇一卷史游作急就章漢書注

帝時為黃門令凡書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

急可就便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

此類世說新語卷之十二

五

皆無聞由無所述也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

祖遂發書薦隱修史帝以問鍾雅事遂不行

○ ○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

中興書曰

鑒少好學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綜後朝觀以王丞相末年多

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

它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

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

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

劉云寫得鄭重可懷王云冰衿二字未解又云敘得形狀如畫

願公勿復談郗遂大瞋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 相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

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

或行陳不整麀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

恭玄之族也

桓氏譜曰道恭字祖猷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士道恭歷淮南

太守偽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時為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

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為答曰公獵好縛

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

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殷顛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與晉陽之甲。

應登云見半面病狀也消息疏患言治疾

春秋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上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往與顛

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顛荅曰。我病自當差。正

愛汝患耳。晉安帝紀曰。殷仲堪舉兵。顛弗與同。且以已居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

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顛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王緒王國寶相為唇齒。並上下權要。王氏譜曰。緒字仲業。

太原人。祖延。父义。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為會稽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與緒亂政。與殷仲堪克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平比將軍坦之。第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不用。安薨。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緒有寵于王。深為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為孝武所待。不為相王所賤。恭抗表討之。車胤又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王大不平。其如兵。遂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

此乃謂緒曰。汝為此歎歎。曾不慮獄吏之為貴乎。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勃反。文帝下之廷尉。勃既出。歎曰。吾嘗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之為貴也。

○○○補

王國寶構謝太傅於孝武帝。太傅患之。帝一日

召桓子野飲。太傅亦在坐。帝命桓吹笛。桓神色無忤。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吹笛。桓又言。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令召之。奴既吹笛。桓便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詩曰。為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且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殷節慷慨。俯仰可觀。太傅泣下沾襟。乃越席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處不凡。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為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而止。

○補
王司徒謚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邪。聊想斯理。久

已得之為復酬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補

謝康樂父不慧早亡。南史曰靈運父瑒生而康不慧位秘書郎早亡。

樂好臧否人物。叔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

謂宣遠曰。非汝莫能。王儉士志曰謝瞻字宣遠陳郡人幼能屬文宋黃門

郎。幼童傳曰瞻幼而乃與晦曜。南史曰曜小字

聰悟五歲能通玄理。歷御史中丞彭城弘微等宋書曰弘微初名密

祖詔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共遊戲命瞻

與靈運共車。既上便商較人物。宣遠謂之曰。秘

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也。

○補

衰止。

王仲寶小時。叔父僧虔。南史曰僧虔光祿大夫

詹事。僧虔釋褐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

謝莊善。淑每嘆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

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撫之曰。我不患此

兒無名。政恐名太盛。手書崔子玉座右。銘貽之。

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早孤。銳志好學。

盡能傳其父業。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

施入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

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

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暖曖内含光。柔弱生之

徒。老氏誠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

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六

〇〇〇補

顏延之兒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敝車逢竣鹵簿卽屏往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大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補

孔中丞二弟在官

觀弟道存從弟徽

頗營賂嘗請假

還東中丞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中丞僞喜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語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

〇補

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盡乃去南史論曰觀言則悖晚致覆沒

齊武帝時諸弟皆無寵嘗於御坐曲宴武陵因

醉伏地以貂抄肉柈帝笑曰汗貂武陵答曰陛

下何愛其羽毛而疏其骨肉南齊書曰武陵昭

也母以罪誅曄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高帝雖爲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曄常以指畫空中學字遂工篆法性剛穎雋出武帝卽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巫覡或言曄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故無寵未嘗處方岳

〇補

王長史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語諸子曰

世說新語卷之十二

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南史曰王騫字思寂太尉儉之子也性凝簡慕樂廣之為人諸女子侄皆嬪王尚主輜軒填咽非所欲也有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支尚書加給事中

補

齊高宗從弟季敞性頗豪縱上心非之南史曰

軍蕭季敞。麤猛。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南史曰。無行。善於彌縫。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南史曰。身。簡約。

補

陳江州諸子多事豪侈江州不悅休尚為郢府

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語之曰塵尾蠅拂是

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南齊書曰陳顯

達彭城人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武帝徵為侍中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有畏懼之色子十餘人家既豪富與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顯達誠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勿以富貴凌人豫廢建

林之勳進爵為公東昏立內懷疑怖舉兵襲建

補

湘東王繹梁書曰元帝諱繹武帝第七子也初

入援臺城頓軍武城淹留不進按司馬光通鑑

東王繹移檄討侯景遣王僧辯次巴陵繹有他志僧辯一再有功復令且頓尋陽以待兵集及綱絀棟廢始遣東下中記室叅軍蕭賁以繹不早下心甚

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即下賁斂手言曰殿

下都無下意南史曰蕭賁字文魚形不滿六尺有文才能書善畫起家為湘東王

法曹參軍梁書侯景傳曰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陸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

無下意王深為憾遂因事害之

○○補

王方慶在政府劉昫唐書曰王方慶雍州咸陽人周石泉公褒之曾孫官至太

子左庶子博學好著述尤精三禮其子為眉州司士參軍唐書

慶長子光輔開元中官至潞州刺史武后嘗問卿在相位何子之

遠方慶答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

子庸敢相近唐紀曰則天嗣聖元年二月廢皇

哲夏四月遷廬陵王哲於均州明年三月遷廬陵王哲於房州

○補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

為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

○補

蕭至忠依太平公主唐詩紀事曰至忠蕭德言

公主謀逆伏誅明皇曰至忠擅權至忠輔之擢御史

中丞太平公主用事至忠遣使申意求為京職

召拜刑部尚書至忠清儉刻已然簡約自高無

所賑施及籍沒財產甚豐復當國遇宋璟於道宋曰非所望

於蕭傳之唐詩紀事曰太平公主武后所生后愛

毛云此用潘安

○補

功。加號鎮國睿宗誅韋氏。公主與謀。由此權震天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

呂大乙為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

移牒戶部。令墻宇悉樹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

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裴

清通。王何必設籬種棘。省中賞其俊拔。大語曰。太

乙初為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詠院中

叢竹。以寄意。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

徒見節。籜小未成。竿。後遷戶部員外。

○補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皆貶謫。柳得

柳州。宋祁唐書曰。柳宗元。字子厚。父鎮。肅宗時。殿中侍御史。宗元第進士。博學宏詞。科為

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

得政。引內禁。近欲大進用。俄而叔文事敗。貶。承

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宗元既放斥。其文思益深。

堙。厄感鬱。一寓諸文。世號柳柳州。年四十七卒。

劉得播州。柳以禹錫須侍老親。播州最為惡處。

請以柳州換。上不許。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

裴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唐書

順

○補 韓魏公執政。監司有非其人者。崔公孺進曰。公

居陶鎔之地。宜以造化為心。造化以蛇虎害人。

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公今何乃置之通

衢。涑水紀聞曰。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甚嚴憚之。

○○補

陳恭公

宋史曰。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任。為秘書省正字。累遷平章事。卒。贈侍中。禮官

韓維議。言諡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

位。行政。士大夫無述焉。不勤。就第。寵祿光大矣。得

族多獻老人星圖

春秋元命苞曰。嘉置弧。北指

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

秋分。候之南郊。以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

湖。公即日納節。

趙擘吳越。春秋曰。范蠡既佐越。滅吳。為書遺大夫。種曰。吾聞天

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為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與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蠡遂辭於王。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人莫知其適。後有讒文種於王者。王賜種以屬盧之劍。

捷悟

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

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

之。既竟。曰。門中活闕字。王正嫌門大也。

文士傳曰。魏武

為丞相。修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為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勅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

反覆若按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修慚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修

○
○
人餉魏武一酪酪魏武啖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眾眾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啖曰公教人啖一口也復何疑

○
○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鰲白八字魏武謂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

劉云雖經論註猶覺難解不知古人何見作此

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鰲白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二年迎五君神沂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肝乃投衣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衣當沉旬有七日衣偶沉遂自投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為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修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刻有婦人沉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補楊德祖為主簿時操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曰雞肋外曹莫能曉德祖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稍嚴俄操廻師時人服其幾決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温嶠為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按晉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為譌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召諸公來嶠至不

劉云未見橋當斷不當斷亦非求酒之時也

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温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乃釋然諸公共嘆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郗於事機素暗遣劉云比嘗後人不以此為哀哉戲詣桓方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戲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戲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得戲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晉曰

取者處人子問有定

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曉表求申勸平北將軍
情及袁真等嚴辨情以羸疾求退詔大司馬領
情所任按中興書情辭此行温
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為謬

○補

宋文帝時到彥之北伐甲兵資實甚盛南史曰

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為豫州

刺史鎮歷陽元嘉七年侵魏回軍焚舟步至彭

城及敗還委棄蕩盡武庫一空一日上與群臣

宴有荒外降人在列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

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得

琛對甚喜沈約宋書曰顧琛字弘璋吳郡吳人

晉司空和之曾孫祖履之父談並為

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

州從事駙馬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卒

○補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

問莫知劉顯曰貞文字為與上人帝忌出之書

曰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父饒晉安內史顯幼

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好學博涉多通仕至平西

諮議

參軍

蕭彥瑜嘗與御宴醉伏筵中武帝以棗投之彥

瑜取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

有說也彥瑜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

以戰栗上悅南史曰蕭琛字彥俞南蘭陵人祖

琛少明悟有才辯與梁武

有舊仕至特進金紫大夫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補

劉士章為南康相。南史曰劉繪字士章彭城安

初為齊高帝行參軍任郡人有姓賴居穢里投

刺謁士章士章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

人應聲答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括地志曰兗州

曲阜西南二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水經註曰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

○補

祖元珍北史曰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祖焜為

云誤道非亦竟成識

詩書父母恐其耽書成疾瑩密藏火父母寢然

侍郎以文學為彭城王參軍北史曰彭城王總

見重一時時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

好屬文

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彭城甚嗟其美欲使

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更詠乃失語云悲彭城詩肅因戲云何意悲平

城為悲彭城也祖在坐即云有所悲彭城王公

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即應聲曰悲彭城楚

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彭城退謂

祖曰卿定是神口今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為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

○補

指牀龜史記龜策傳曰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

龜能行氣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龜笑

導引也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十五

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易曰。占事知來。以龜示知。為占事也。

○補

令狐相鎮淮海日。

唐書曰。令狐綯字子直。父楚。官至僕射。綯太和四年登進。

士第。開成初。為左拾遺。累官至吏部尚書。右僕射。咸通三年。節度淮南。嘗遊大明寺。西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

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

除却雙鈎。兩日全。諸賓幕莫能辨。有支使班蒙

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公

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冰傍水字。二人相連

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兩

皆洗然。

張又新水記載。陸羽次第二。揚州大明寺第十七。

湖南馬希範。

五代史楚世家曰。馬希範字寶規。馬殷第四子。殷卒。希範襲爵。楚王。

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阜。皆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也。

唐同光中

入貢。莊宗

五代史曰。莊宗諱存勗。本沙陀之種。祖國昌。唐咸通中。以功賜姓李氏。父

表。善騎射。代梁有天下。問洞庭廣狹。洞庭乃沅

澧之交。瀟湘之淵。九江之口。對曰。洞庭至狹。若

楚志曰。洞庭湖闊數百里。對曰。洞庭至狹。若

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拊背嘉之。

正。下。謂徵諸侯入覲。武穆以年老不行。命長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朕

○補

聞卿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飲馬耳莊宗大悅

夙惠

○ ○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著箒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餽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著箒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彷彿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

也。

王云小兒語故自方正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荅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不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劉云此語極未易正是玄勝

○ ○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兔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並明陰繫於陽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補

黃子琰少。卽辯惠。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子琰。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其對而未知所况。子琰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東觀漢記曰。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琬少失父。曾祖香。祖瓊。並有高名。後漢書曰。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時司空盛允有疾。太尉遣子琰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子琰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子琰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官至司徒。太尉與王允謀誅董卓。不遂。下獄死。

王云注恐誤子琰不下獄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

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僞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

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旣通。前坐

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

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親。是僕與君奕世爲通

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韞後

至。人以其語語之。韞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

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韞大踧踖。融別傳曰。融四歲與

况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

王云註不知

融欲觀其為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躡後至同坐以告。躡曰人小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

○○

王云語自可傷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

王云此論甚正可擬

○○○補

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衆。太祖收寘法焉。二子齟齬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辭。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辭。裴松之以爲世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衆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奕棋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已之將死而廢中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茲而况顛沛哉。盛以此爲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纔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住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或有言於曹操

收之將加戮。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補

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

蜀志曰：先主東

屯齊徐州牧陶謙表為豫州刺史。

來孫便求去。袁曰：劉豫州何

若？荅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塔。劉玄德從西塔

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行，殆不復能前。

○○補

張純

吳書曰：張純字元基，惇之子。吳錄曰：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

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迹。擢太子輔義都尉。

張儼

吳錄曰：張儼字子

好。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皓曰：今南北通

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鏑，思不辰

命既至，賈充、裴秀、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

能屈，僕射羊祜尚書

朱異 吳志曰：朱異字季文，

何禎並結綰帶之好。朱異 吳郡人，朱桓子也。

以父任為郎，拜騎都尉。代桓領兵，孫權與論攻

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

季文憎定，見俱童少知名，嘗同詣驃騎將軍朱

據。吳志曰：朱據字子範，吳郡人，有姿貌，膂力

據又能論難。黃武初，拜五官郎中。時選曹尚書

既豔疾貪汗，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為天下未定，

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

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咨嗟，將率

追思，呂蒙、張溫以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拜建

義校尉。據欲試之，語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驥

裹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

一物然後入坐三人皆隨目賦成據大笑悅賦嚴

劉云字形語勢

天曰守則存嚴出則有獲韓盧宋鵠書名竹泉
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簾為夏施揮讓而坐君子
依宜異賦答曰南嶽之幹鍾
山之銅應機命申獲隼高墉

○ ○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

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

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魏略曰晏
父發亡太

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其時秦宜祿兒阿鯨亦
隨母在官並寵如子常謂晏為假子也

○ ○ 王戎年七歲時嘗與諸小兒遊矚看道邊李樹

有子板折諸小兒競走之惟戎不動人問之答

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 ○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

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

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

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 ○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父不

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

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

禽九

○補

愍懷太子少，便聰慧。武帝甚愛之。六七歲時，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闈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親近火光。」令照見人主。

晉書曰：愍懷太子，晉書曰：愍懷太子，子適字，熙祖，惠

帝長子。幼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宜

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

○

○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

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曰：「遠。」

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荅

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荅

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

○

孫年並七歲。

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滔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

二十卒。在牀邊戲，於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暝於

燈下，二兒共敘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

王六年歲與後

而提其耳曰不意袁宗復生此寶

張玄之顧敷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嘗謂顧

勝親重偏至張頗不懋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

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

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之謂被親故泣不被親

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

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菴羅雙樹間入般涅槃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

應登云被皆作彼字

劉云非小兒語

王云不辨優劣

使人自注引經論又恰破的

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晉百官

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

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孫放別

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

放清秀欲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

公題後問之曰為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

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

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

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卒

長沙

王相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荅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

曰。南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

無功。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門生輩輕其小兒

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

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劉云竟是小兒
王云子敬故慕
此二人

應音云兒作子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複。暉兒云。已足。不須複。暉也。母問其故。荅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為國器。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左右啟。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劉云不盡善而具

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老子曰躁勝寒靜勝熱此言夜靜寒宜重肅也謝公出歎曰上理不減先帝簡文帝善言理也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

故文武別桓冲別傳曰冲字玄叔温弟也累因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

指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慟哭酸感

傷人車騎每自日已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

還之鞠愛過於所生

○補

王養

字秦小

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

牀群兒競取之泰獨不動祖母問其故曰不取

自當得賜

梁書曰王泰字仲通幼敏悟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温雅家

人不可見喜温之色與王筠齊名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炬即筠小字也

○補

李百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叡嘗過其父德林

有讀徐陵文者云刈瑯琊之稻坐客並不識其

事百藥進曰傳稱邠人藉稱左傳昭公十八年注云邠

國在瑯琊開陽縣人皆服其機穎

○補

謝元正幼便聰惠

陳書曰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大傅安九世孫父蘭

以孝義稱貞少有至性仕始興王錄事參軍八歲為春日閒居詩從

七古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三二

舅尚書王筠梁書曰王筠字元禮瑯琊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父楫大中大夫筠

年十六為考藥賦甚美官至太子詹事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

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南史曰惠連十歲能屬文鍾嶸詩品曰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早凋故長轡未騁

蘇頌年五歲唐詩紀事曰蘇頌字廷碩幼敏悟一覽至千言吏侍馬載曰右稱一

日千里蘇生是矣長安中為中書舍人父子同在禁筦榮之開元中為相裴談本

詩曰談中宗朝為御史大夫崇奉釋氏妻悍妒談畏如嚴君常過其父紀事

曰頌父襲字昌容武功人頌方誦庾信枯樹賦以正立朝相中睿二宗

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

看搖落悽愴江濤樹猶如此人何以任周書曰

徐陵文並綺豔世號徐庾體枯樹賦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濤樹猶如此人

何以皆歎異之鄭榮開天傳信記曰環初未知堪一曰有客詣環頌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

之乃詠崑崙奴詩也環出客問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邪若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環自

是稍親之適有人獻免環乃召頌詠之立呈詩藥大驚驟加禮敬由是學問日新文章益代

及心平內難制詔無非頌出代稱小許公也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年七歲時劉昫唐書曰高

明絕倫人以其幼惠多以小字呼之尤精王氏易著易外傳二十二卷讀書至牧

誓孔氏疏曰牧在朝歌南武王問柰何以臣伐

軍於牧野臨戰誓眾之言

世說新語卷之十二

三十六

君貞公曰應天順人耳。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又問

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貞公不

能對。唐書曰高郢字公楚渤海人九歲通春秋能屬文登茂才異行科授華陰尉嘗以

曾不合用天子禮樂乃引公羊傳著曾議累官中書侍郎

〇〇補嚴挺之薄妻而愛其子武武年八歲詢其母曰

大人常厚玄英。挺之妻未嘗慰省何至於斯母曰

汝父嫌吾寢陋枕席數宵即懷汝自後相棄語

罷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玄英方睡持小鐵錘

擊破其首挺之歸驚愕左右抵言小郎君戲運

錘而致此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

天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

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兒。劉昉唐書曰嚴挺之

有吏幹姚崇深器異之又與張九齡善張欲引

之同居相位謂之曰李尚書深承聖眷足下宜

一造門挺之素負氣竟不肯詣深為林甫所嫉

子武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之風官劍

南西川節度使

〇〇補開元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有員

俶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

千孫固應爾。劉昉文苑傳曰員半千晉州臨汾人本名餘慶王義方謂之曰五百

七古世說新語卷之十二

三二

年一賢足下當之。因改各。半于。睿宗朝。崇文館學士。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乎。俶跪奏有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林。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劉昫唐書曰。李泌字長源。少聰敏。博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以王佐自負。天寶中。上書召見。待詔翰林。楊國忠忌之。潛遁名山。以習隱自適。肅宗至靈武。泌自嵩穎赴行在。陳古今成敗之機。延致臥內。動皆顧

○補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

元澤何者是獐。何者為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宋史曰。元澤。安石之子。安石執政。除

○補

岳柱年八歲時。自幼容止端嚴。性穎達。有遠識。

母剪髮圖。別見。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有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驚。即易之。

李卓吾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二

李卓吾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二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